【网络社会变革与管理】

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的进展分析(2014—2018)
——基于战略坐标图

张一涵,黄卫东
(南京邮电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3)

摘 要:为揭示我国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及其之间的关联,提出现存的问题及未来的趋势,抓取了2014—2018年CSSCI来源期刊刊载的网络舆情相关文章的关键词,构建高频词的共词矩阵,使用聚类分析将高频词聚集成7个类团,并采用战略坐标图揭示类团内部及类团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网络舆情研究主要集中在舆情传播的仿真建模,基于大数据的微博网络舆情传播模式,突发事件、公共热点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等7个领域。我国网络舆情研究存在对舆情传播中个体特征的研究较少,对微信以及移动互联网环境中舆情的研究较少等问题。移动互联网环境中网络舆情的传播与演化、个体情绪认知对网络舆情传播的影响等是潜在的重要研究主题。

关键词:网络舆情;共词分析;聚类分析;战略坐标图
中图分类号:G206;C912.63 **文章编号**:1673-5420(2019)03-0031-13

引 言

随着社交网络的渗透以及各种社会化媒体的出现,互联网已经成为公众发表意见、交流观点的主要渠道,并逐渐演变成舆情孕育、产生、变化和消亡的主要平台。由于网络的开放性、便利性和普及性,公众在网络上的舆论经过发酵可能发展成声势浩大的舆情,对社会各方产生显著的影响,给企业的运营、政府的社会治理、学校的管理、个人的

收稿日期:2019-03-01 **本刊网址**:http://nysk.njupt.edu.cn
作者简介:张一涵,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用户行为与网络舆情。
黄卫东,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网络舆情与应急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个体情感模型的舆情传播机制研究"(71671093)

声誉维护等带来极大的挑战。因此,网络舆情不仅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领域,也是社会各方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

为了厘清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现状、热点和发展趋势,国内很多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使用不同的方法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主要集中在:(1)对网络舆情整体研究的系统梳理与述评。例如,左蒙等对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归纳,揭示了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的进展与趋势[1]。黄薇等通过绘制知识图谱对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的进展进行了可视化展示[2]。孙宁等采用信息计量方法剖析了我国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发展趋势[3]。(2)对网络舆情特定研究主题的梳理,主要包括对热点话题发现[4]、突发公共事件[5]、突发事件中对网民负面情绪的应急响应[6]、网络舆情治理[7]、网络舆情演化模型[8]等研究成果的总结归纳。(3)对国内外网络舆情研究领域动态和趋势的对比分析,从而挖掘国内外网络舆情研究的异同[9]。

上述成果通过对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整理归纳,较好地揭示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进展。然而,这些成果多侧重于梳理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脉络、热点、演化趋势,以及对具体某个主题的研究概况等,并未深入探究该领域不同研究主题之间的关系。为帮助学界同仁把握我国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情况,本研究以 2014—2018 年 CSSCI 来源期刊刊载的网络舆情相关文章的关键词为研究对象,采用共词分析、聚类分析和战略坐标图的方法,直观展示我国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热点,以及这些热点之间的关系。

一、研究过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共词分析法和战略坐标分析法对收集到的网络舆情研究文献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共词分析法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法国,现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文献计量方法。其原理即对同一组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的次数进行两两统计,构建出共词矩阵,并通过聚类分析来展示这些关键词所代表的学科和主题的结构变化。

战略坐标分析是基于共词矩阵和聚类分析,计算出各个类团的向心度及密度,并通过统计软件生成战略坐标图。在战略坐标图中,横轴为向心度,表示不同类团之间的关联程度;纵轴为密度,表示类团内部研究主题之间的紧密程度。

本研究首先构建网络舆情研究领域高频关键词的共词矩阵,然后采用 Ward 连接的聚类方法与平方 Euclidean 距离的区间度量标准,对这些高频关键词进行系统聚类,并通过垂直的树状图对聚类的结果进行展示。基于系统聚类的结果,本研究选择一定的距

离对该结果进行细分,以揭示当前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热点和结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绘制战略坐标图,以反映各研究类团的发展概况,揭示各研究主题目前所处的状态,描述每个研究主题内部与外部的联系。

(二) 数据采集与处理

本研究以“网络舆情”为检索词在 CNKI 中检索 CSSCI 来源期刊中的文献,时间区间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共得到 914 篇文献。通过人工检查对数据进行清洗,去除与主题不相关的文献和一些非正式的学术论文,如期刊的卷首语、导读、内容简介等,共得到 910 篇可用的文献。

抽取这 910 篇文献的关键词,对其进行规范化处理,如将“突发事件”“网络突发事件”统一为“突发事件”,将“传播特性”“传播特征”“传播特点”统一为“传播特征”等,共得到 1 106 个关键词,累计词频 3 630 次。由此可见,由于网络舆情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和复杂性,网络舆情这一主题论文的关键词较为分散,且词频为 1 的关键词数量较多。先前研究也指出,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知识群聚类特征不明显,其专注度还有待加强[10]。基于 Donohue 提出的高频词、低频词界分公式:$T=\frac{1}{2}(-1+\sqrt{1+8I_1})$($I_1$ 表示词频为 1 的关键词的数量)[11],本研究选取词频大于 38 的关键词为高频词。由于“网络舆情”为检索词,出现次数太多(共 632 次),在此予以剔除,最终得到 19 个高频关键词,详见表 1。

表 1　2014—2018 年 CSSCI 来源期刊刊载的网络舆情研究论文的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1	突发事件	99	11	新媒体	49
2	微博	60	12	仿真建模	46
3	公共热点事件	56	13	舆情监测	46
4	舆情传播	56	14	政府	46
5	舆情引导	55	15	舆情危机	43
6	大数据	54	16	互联网	42
7	应对策略	54	17	指标体系	42
8	舆情演化	54	18	传播模式	41
9	高校网络舆情	52	19	群体性事件	40
10	舆情治理	51			

注:词频相同的关键词按照首字母顺序排序

高频关键词虽然可以从不同角度揭示出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热点,但却无法看出每个关键词之间的关系,因此需要对上述高频关键词进行共词分析,并基于共词矩阵开展进一步研究。本研究使用 Excel 对获取的关键词数据进行处理和操作,最终生成一个 19 * 19 的共词矩阵,详见表 2。

表 2 2014—2018 年我国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共词矩阵(局部)

	群体性事件	突发事件	微博	新媒体	应对策略	舆情传播	舆情监测
群体性事件	43	2	3	2	5	2	1
突发事件	2	78	6	5	5	3	5
微博	3	6	49	3	1	2	4
新媒体	2	5	3	38	3	3	0
应对策略	5	5	1	3	56	1	0
舆情传播	2	3	2	3	1	47	0
舆情监测	1	5	4	0	0	0	23

在共词矩阵中,对角线上的数值代表某个关键词与其他高频关键词共现的总次数,非对角线上的值则代表其所在行列的两个关键词共同出现在一篇文章中的次数。值得指出的是,共词矩阵是一个对称的矩阵,也就是说矩阵中的元素应以对角线为对称轴对应相等。

二、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聚类分析

通过 SPSS 软件对上述 19 个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如图 1 所示。由聚类生成的树状图可以看出,选择不同的距离可以将这 19 个关键词划分成不同数量的类团。例如,如果以距离 15 为划分标准,可以把 19 个关键词分为 12 个类团;如果以距离 20 为划分标准,则可以把 19 个关键词分为 7 个类团。距离越近表示这些关键词在同一文章中出现的次数越多,也就意味着这些关键词所代表的研究主题之间的关系越紧密。

若以距离 15 或更小的距离为划分标准,会出现很多类团仅由 1 个关键词构成的情

况;若以距离 25 为划分标准,则会造成类团粒度过粗的情况。因此,本研究最终选取距离 20 为划分标准,将上述 19 个高频关键词细分为 7 个类团,其中仅有 1 个类团由 1 个关键词构成。考虑到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知识群聚类特征并不明显[10],以距离 20 划分的类团结果较为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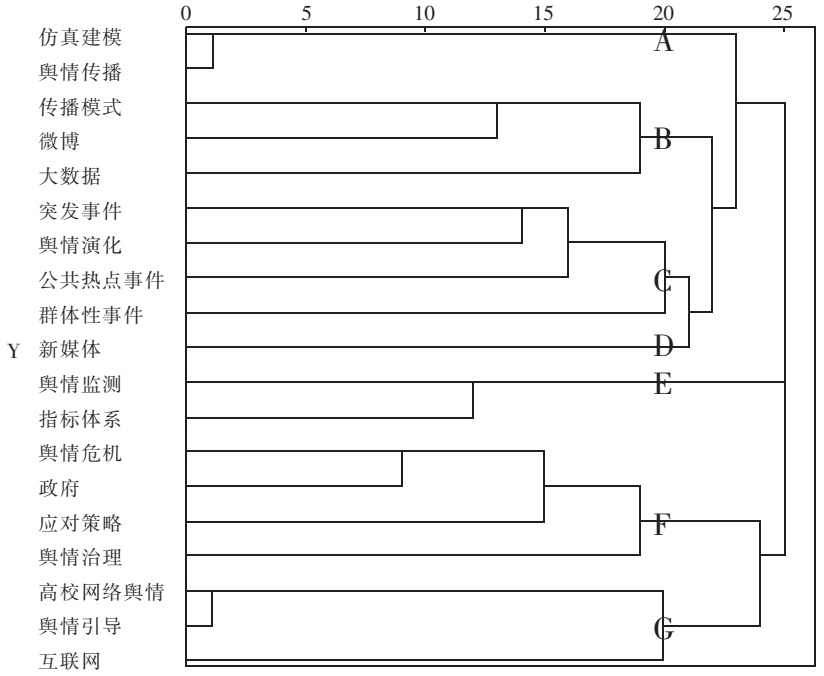

图 1　2014—2018 年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热点主题的聚类结果

类团 A 包括仿真建模和舆情传播这两个词频相近的关键词,主要通过构建仿真模型来探究舆情传播的特点、规律、阶段与机制。类团 B 包括传播模式、微博和大数据 3 个关键词。微博是网络舆情爆发和传播的主要阵地,会产生海量的数据。该类团主要基于大数据及相关处理技术,探究网络舆情在微博中的传播模式。类团 C 包括突发事件、舆情演化、公共热点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这 4 个关键词,其中突发事件的频次最高。该类团主要探寻突发事件、公共热点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舆情演化过程,如爆发、扩散、平息等。类团 D 只有新媒体 1 个关键词,重点关注新媒体在网络舆情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类团 E 由舆情监测和指标体系两个关键词组成,主要研究舆情监测和各种指标体系的构建。类团 F 包括舆情危机、政府、应对策略和舆情治理这 4 个关键词。该类团聚焦于出现舆情危机时政府应如何进行危机管理和治理并提出应对策略。类团 G 由高校网络舆情、舆情引导和互联网 3 个关键词构成。互联网是网络舆情发生和传播

的主要环境和介质,而高校学生网民数量众多且年龄较小,社会经验不够丰富,有时无法很好地辨别网上舆论的真假,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引导。该类团就探究了如何对高校网络舆情进行引导。

由类团划分结果可以看出,我国的网络舆情研究主要集中于舆情传播的仿真建模,基于大数据的微博网络舆情传播模式,突发事件、公共热点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舆情,舆情监测及指标体系的构建,政府舆情危机治理及应对策略,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等方面。

(二)战略坐标分析

依次计算出上述 7 个类团的密度、向心度及战略坐标:计算类团内每个关键词与该类团其他关键词链接数的和,然后取平均值得到各个类团的密度;计算某类团关键词与其他类团关键词链接数的总和,然后取平均值获得该类团的向心度;以密度和向心度的均值为坐标原点,每个类团的坐标值即密度(向心度)与均值的差值。表 3 列出了每个类团的密度、向心度。基于这些数据求得每个类团的坐标,并绘制出战略坐标图,见图 2。在战略坐标图中,横轴为类团的向心度,代表类团在学科发展中的核心程度;纵轴为密度,代表类团本身的发展成熟度。因此,战略坐标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类团的内部研究深度以及类团之间关联的紧密程度。由图 2 可知,上述 7 个类团在四个象限均有分布。

表 3 各个类团的密度、向心度

类团名称	向心度	密度
A 舆情传播的仿真建模研究	31	14
B 基于大数据的微博网络舆情传播模式研究	33.67	9.33
C 突发事件、公共热点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研究	40	17
D 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舆情研究	38	0
E 舆情监测及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	19.5	4
F 政府舆情危机治理及应对策略研究	27.25	16
G 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研究	30	16

注:原点坐标的横轴为 31.35,纵轴为 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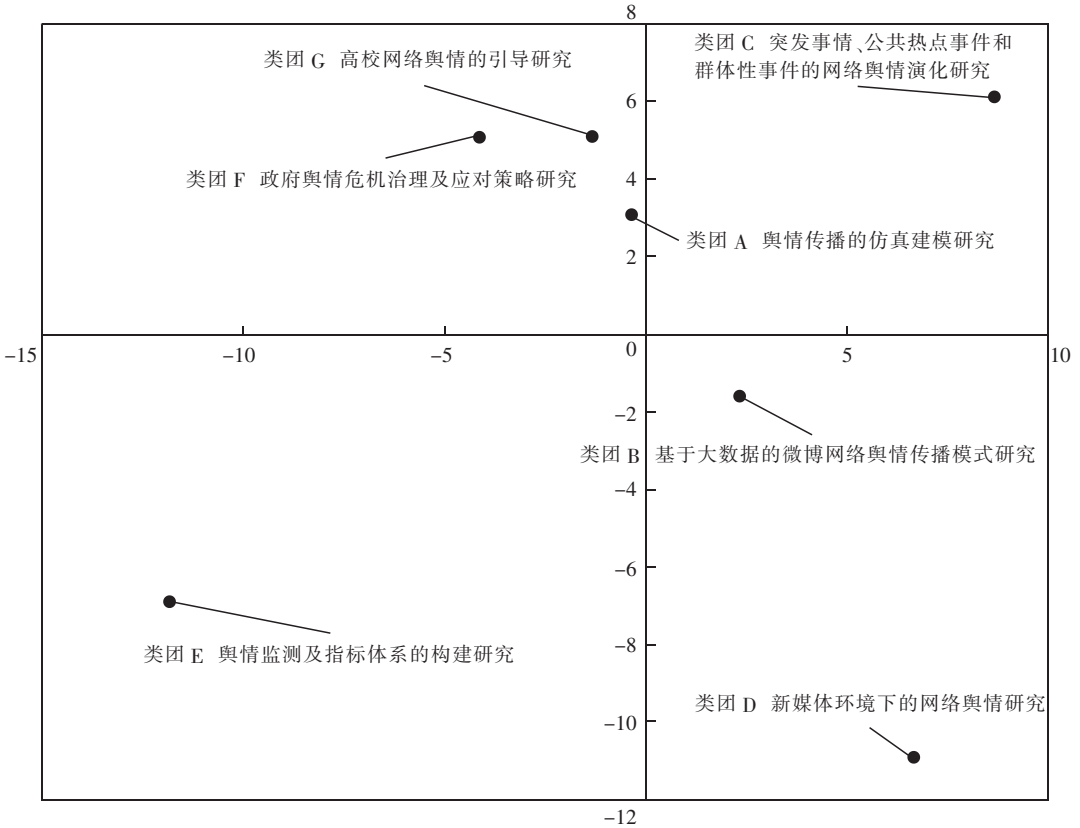

图 2　2014—2018 年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热点的战略坐标图

1. 网络舆情研究的核心领域(第一象限)

类团 C 落在第一象限,说明这个类团密度较高且向心度最高,处于研究的核心区域。它不仅内部联系较为紧密,与其他类团的联系也较为紧密。

在所有类团中,类团 C 的密度和向心度最高,说明突发事件、公共热点事件、群体性事件,以及网络舆情演化这 4 个关键词同时出现的文献较多,且其他类团也会经常涉及这些主题。突发事件一直是网络舆情研究的重要对象,其与公共热点事件、群体性事件之间有时并没有明显的界限。突发的贴近民生的社会事件很容易发展为社会舆论焦点,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响,进而演化成公共热点事件,对社会产生极大影响。因此,对上述事件相关舆情的爆发、扩散、平息等演化过程的分析是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学者们纷纷以“食品安全”事件、暴恐袭击事件、突发自然灾害事件、环境污染事件等为研究对象,探寻这些突发事件的传播机制、演变规律、评估方法、治理方案和应对措施等[12-15]。而类团 A、类团 B、类团 E 和类团 F 等也会涉及上述内容,由此可见,类团 C 不仅自身内部联系较为密切,还与多个外部类团的研究主题有紧密的联系,是一个交

叉性较强的类团。

2. 网络舆情研究的成熟领域(第二象限)

类团 A、类团 G 和类团 F 落在第二象限。这 3 个类团内部联系较为紧密,但与其他类团的关联程度较低,是相对独立的、较成熟的研究领域。

类团 A 包括舆情传播和仿真建模两个关键词。在探究网络舆情传播时,最常用的方法和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基于不同的理论构建舆情传播模型并对其进行仿真,以揭示舆情传播的过程、模式和规律。例如,兰月新等构建了舆情传播的 Logistic 模型,并使用 MATLAB 进行模型仿真与验证[16]。赵剑华等构建了基于信息传播模型-SIR 传染病模型的社交网络舆情传播动力学模型并对其进行了验证[17]。由此可见,类团 A 所包含的两个关键词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密。从与外部类团的联系来看,该类团的向心度不高,虽然该类团也会与类团 B 和类团 C 有所关联,但其程度远不如第一象限的类团与外部类团的关系密切,是一个可以自成体系且研究较为成熟的领域。

类团 G 的密度仅次于类团 C,说明类团 G 也具有较为紧密的内部联系。网络舆情离不开互联网环境,因此互联网成为网络舆情研究领域一个较为常见的关键词。而网络舆情又是一个跨学科的复杂议题,其涉及的研究主体也丰富多样,包括高校、政府、企业等。其中,高校是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基地,且高校师生数量庞大,是网络用户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受年龄和社会经验的限制,很多高校学生对网络信息的辨别力相对不高,有时可能会受外界误导,成为不实言论和负面舆情传播的推手。很多学者探究了高校网络舆情的主要特征、扩散途径、引导机制,以及监管控制方式等[18-20],尤其强调了对高校网络舆情进行引导的重要性[21-22]。由此可见,该类团虽然与其他类团的研究主题也有所关联,但内部的联系更为紧密,研究的成熟度较高。

类团 F 和类团 G 的密度相同,均仅次于类团 C,说明政府、舆情危机、舆情治理和应对策略这 4 个关键词的共现次数较多。除高校外,政府是受网络舆情影响较大的另外一个主体。随着政务公开、政务电子化的推进,这种影响更加明显。一方面电子政务可以使公众快捷、方便、及时、准确地了解政府的相关政策法规、公告信息并表达民意。另一方面,网络舆情事件激增,而其中以负面事件居多,这些都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在突发舆情危机时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并对其进行治理已经成为检验政府执政能力的一把重要的标尺[23]。因此,学界研究的主题包括政府部门对网络舆情危机的回应能力、治理水平、应对措施等[24-28]。该类团可能会与类团 E 和类团 C 有所联系,但与其他类团的联系不是那么紧密,是一个内部联系紧密但相对独立的、较为成熟的领域。

3. 网络舆情研究的边缘领域(第三象限)

类团 E 落在第三象限。相较于其他类团,该类团的密度最低,向心度也最低,说明其内部联系较为松散,且与其他类团的关联较少,独立性较强,为研究的边缘领域。

类团 E 由舆情监测和指标体系这两个关键词构成。网络舆情是在互联网中传播的针对某一热点事件或话题的具有倾向性和一定影响力的言论,会对民众的心理和言行、机构的声誉和发展、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对网络舆情进行监测。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探究了舆情监测模型的构建[29],舆情监测指标体系的构建[30],舆情监测预警[31],舆情监测的理论、方法、实践[32]、效果评估[33]等问题。由此可见,舆情监测与指标体系这两个关键词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然而,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指标体系构建不仅局限于网络舆情监测指标体系,还包括网络舆情预警指标体系[34-35]、网络舆情评价指标体系[36]等,因此,类团 E 的内部联系较为松散。在与外部类团的联系上,该类团可能会涉及舆情危机及治理方面的研究,因此仅与类团 F 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与其他类团的关联较少,在所有类团中向心度最低。

4. 网络舆情研究的未来趋势(第四象限)

类团 B 和类团 D 落在第四象限,说明它们自身的密度较低但向心度较高。这就意味着:这两个类团与其他类团的联系较为密切,为网络舆情研究的核心地带,但类团内部的关系比较松散,研究的成熟度不高。

随着网络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以及信息传播媒介的更新换代,如何从海量的网络信息中挖掘出舆情传播及演化的模式、特点和规律,并基于此构建监测、预警和应对机制[37-38],逐渐成为网络舆情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而微博是舆情产生、爆发、传播、演化的主要媒介,因此在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出现频率较高。由此可见,类团 B 与类团 A、类团 C、类团 D 等很多外部类团均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与其他类团相比,类团 D 较为特殊,只包括一个关键词,因此该类团内部联系的紧密程度可以不做考量。值得注意的是,该类团的向心度较高,仅次于第一象限的类团 C,说明该类团的唯一一个关键词——新媒体,与其他外部类团关键词的关系较为紧密。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的主要特点为去专业化、去权威性,每个人都兼发信人与收信人于一身,实现多源头发信、收信。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舆情的传播途径、范式、规律、特点等均与传统媒体环境中的舆情传播有所不同,且新媒体中产生的数据通常都是大数据。基于此,很多学者都对新媒体环境中的网络舆情的特点和治理[39],突发事件和热点话题的舆情扩散途径、演化模型、传播规律进行了研究[40-42],因此该类团也会涉及微博、突发事件、公共热点事件、群体性事件、仿真建模、传播模式等主题,尤其与类团 B、类

团C存在较为密切的关联。由此可见,类团D虽然仅有一个关键词,但其与多个外部类团的关键词共现频率较高,具有较为明显的交叉性,是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未来趋势。

三、研究发现与展望

我国网络舆情研究已经涌现出一批极具价值的学术成果,而近五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舆情传播的仿真建模”“基于大数据的微博网络舆情传播模式”“突发事件、公共热点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舆情”“舆情监测及指标体系的构建”“政府舆情危机治理及应对策略”和“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等领域。

通过对各类团的内容以及各类团之间关系的剖析,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我国网络舆情研究仍存在如下有待改进之处:(1)对网络舆情传播和演化的研究较多,主要聚焦于对网络舆情传播和演化的路径、模型、规律、特性等的探寻。例如类团A、类团B、类团C、类团D均涉及对网络舆情传播和演化的分析与探究。与之相比,对公众特性和主体情绪的研究仍较少。网络舆情的爆发和扩散,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传播过程固然重要,但不同类型的公众在网络舆情的传播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及他们为何扮演这一角色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2)进一步规范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提升网络舆情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由上述分析可知,类团D的向心度较高,是未来的研究趋势。新媒体的内容呈现出非规范性和碎片化的特点,如果没有经过严谨的数据清洗,没有采用科学的算法,很容易影响分词的准确度,这就可能降低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因此,在面对新兴的研究环境时,有必要选取适当的研究方法,规范研究的流程。(3)微博是目前网络舆情研究最主要的数据来源,对微信等的舆情研究较少。(4)对传统互联网环境中网络舆情的研究较为丰富,对移动互联网环境中的舆情研究还不够成熟。(5)虽然很多学者都为不同的主体构建了众多网络舆情的监测指标体系、引导机制、预测模型,提出了治理和应对的策略,但只有少数研究验证了这些机制、体系、模型和策略的实际效用。

基于此,在今后的网络舆情研究中应该注意以下问题:(1)契合研究目标选取合适的研究方法,尤其在大数据环境下,应将新兴的大数据处理技术与传统的数据处理技术相融合,以科学严谨的方法,处理与分析不同来源、不同类型的网络舆情数据和信息。(2)随着移动网络和移动终端的发展,应加强对移动网络舆情的研究,如探究网络舆情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中的传播途径、模式和规律,并对网络舆情在传统互联网环境和移动互联网环境中的传播特征进行比较分析。(3)不仅要继续重视微博网络舆情研究,还应

该关注对微博之外的新媒体平台中网络舆情数据的采集和分析。此外还应重视对非文本形式的网络舆情信息与数据的处理和分析。(4)基于战略坐标图,结合网络舆情研究领域的现状,可以推测“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舆情研究”“基于大数据的微博网络舆情传播模式研究”“移动互联网环境中网络舆情传播与演化研究”“传统互联网环境和移动互联网环境中网络舆情演化的异同”“个体情绪认知对网络舆情传播及演化的影响”等是值得学者关注的领域。

参考文献:

[1] 左蒙,李昌祖. 网络舆情研究综述:从理论研究到实践应用[J]. 情报杂志,2017(10):71 - 78.

[2] 黄薇,张晓君. 基于知识图谱的我国网络舆情研究进展可视化分析[J]. 情报科学,2016(6):87 - 92.

[3] 孙宁,陈雅. 基于信息计量学的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综述[J]. 情报杂志,2014(5):136 - 142.

[4] 游丹丹,陈福集. 我国网络舆情热点话题发现研究综述[J]. 现代情报,2017(3):165 - 171.

[5] 李纲,陈璟浩. 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研究综述[J]. 图书情报知识,2014(2):111 - 119.

[6] 凌晨,冯俊文,杨爽,等. 突发事件中网民负面情绪的应急响应研究综述[J]. 情报科学,2017(11):172 - 177.

[7] 高俊峰,宋绍成. 网络舆情分析及治理的研究进展[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7(6):134 - 138.

[8] 任立肖,张亮,杜子平,等. 复杂网络上的网络舆情演化模型研究述评[J]. 情报科学,2014(8):148 - 156.

[9] 王晰巍,邢云菲,张柳,等. 社交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舆情国内外发展动态及趋势研究[J]. 情报资料工作,2017(4):6 - 14.

[10] 林玲,陈福集. 基于 CiteSpace 的国内网络舆情研究知识图谱分析[J]. 情报科学,2017(2):119 - 125.

[11] DONOHUE J C. Understanding scientific literature: a bibliographic approach[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1973.

[12] 赵蓉英,王旭.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关键节点识别及导控对策研究:以“大贤村遭洪灾事件”为例[J]. 现代情报,2018(1):19 - 24.

[13] 王晰巍,邢云菲,王楠阿雪,等. 新媒体环境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信息传播及实证研究:以新浪微博“南海仲裁案”话题为例[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7(9):1 - 7.

[14] 崔鹏,张巍,何毅,等. 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演化及政府应对能力研究[J]. 现代情报,2018(2):75 - 83.

[15] 黄星,刘樑.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风险评价方法及应用[J]. 情报科学,2018(4):3 - 9.

[16] 兰月新,夏一雪,刘冰月,等. 网络舆情传播阶段精细化建模与仿真研究[J]. 现代情报,2018(1):76 - 86.

[17] 赵剑华,万克文. 基于信息传播模型 - SIR 传染病模型的社交网络舆情传播动力学模型研究[J]. 情报科学,2017(12):34 - 38.

[18] 陶建杰,李彤. 校园媒体对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优势与实施策略[J]. 思想理论教育,2017(1):82 - 85.

[19] 唐亚阳,李璐. 教育网络舆情危机干预效果影响因素及应对机制:基于 100 个教育网络舆情危机事件的实证分析[J]. 现代传播,2017(9):145 - 152.

[20] 陈建华,张彤,张雪. 移动环境下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创新机制及应对策略[J]. 情报科学,2017(6):57 - 62.

[21] 黎红友. 高校网络舆情传播机制与引导策略研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3):57 - 59.

[22] 张云霞,王晨. 意识形态教育视域下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策略探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7):52 - 53.

[23] 赖胜强,唐雪梅,张旭辉. 政府部门网络舆情回应能力的构建[J]. 电子政务,2017(7):2 - 9.

[24] 刘泾. 新媒体时代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模式创新研究[J]. 情报科学,2018(12):66 - 70.

[25] 张玉亮,杨英甲. 基于 4R 危机管理理论的政府网络舆情危机应对手段研究[J]. 现代情报,2017(9):75 - 80.

[26] 靳晓婷. 基于电子政务视阈的负面网络舆情导控研究[J]. 情报杂志,2014(5):161 - 164.

[27] 陈婷,曲霏,陈副集.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扩散的政府应对仿真描述:基于三方博弈视角[J]. 图书馆杂志,2017(2):79 - 86.

[28] 张权,燕继荣. 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的系统分析与善治路径[J]. 中国行政管理,2018(9):21 - 29.

[29] 陈建英,朱晖,刘晓芳. 基于灰色关联计算的网络民族舆情事件监测模型研究[J]. 情报杂志,2017(12):126 - 131.

[30] 邢云菲,王晰巍,王铎,等. 基于信息熵的新媒体环境下负面网络舆情监测指标体系研究[J]. 现代情报, 2018(9):41 - 47.

[31] 张艳丰,李贺,彭丽徽. 基于直觉模糊推理的网络舆情监测预警评估方法研究[J]. 情报杂志,2017(6):111 - 117.

[32] 罗嘉. 网络舆情监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2016(S1):163 - 166.

[33] 张宇,傅敏,罗加蓉. 震灾网络舆情风险监测指标及其评估方法[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6): 33 - 44.

[34] 聂峰英,张旸. 移动社交网络舆情预警指标体系构建[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5(12):64 - 67.

[35] 王高飞,李明. 基于 AHP-模糊综合分析的移动社交网络舆情预警模型研究[J]. 现代情报,2017(1):41 - 44.

[36] 武慧娟,张海涛,王尽晖,等. 基于熵权法的网络舆情预警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研究[J]. 情报科学,2018(7):58 - 61.

[37] 张思龙,王兰成. 知识和数据双轮驱动的网络舆情分析技术研究[J]. 现代情报,2018(4):106 - 111.

[38] 储节旺,朱玲玲.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预警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7(8):61 - 66.

[39] 郭春侠,刘惠,储节旺. 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舆情治理大数据能力建设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18(12):46 - 54.

[40] 王晰巍,文晴,赵丹,等. 新媒体环境下自然灾害舆情传播路径及网络结构研究:以新浪微博"雅安地震"话题为例[J]. 情报杂志,2018(2):110 - 116.

[41] 李紫薇,邢云菲. 新媒体环境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话题演进规律研究:以新浪微博"九寨沟地震"话题为例[J]. 情报科学,2017(12):39 - 44.

[42] 李菲,柯平,高海涛,等.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新媒体网络舆情传播监管研究[J]. 情报科学,2017(10):138 - 141.

(责任编辑:范艳芹)

Review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in China(2014—2018): based on strategic coordinate analysis

ZHANG Yihan, HUANG Weidong

(School of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03,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veal the research hot topics and their relevance concerning network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in China, and to present the existing issues and future trends, this study extracts the keywords of relevant papers published in CSSCI journals between 2014 and 2018, constructs co-word matrix of high-frequency words, clusters these words into 7 clusters by cluster analysis, and uses strategic coordinates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s within and between clusters. It finds that network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in China mainly focused on 7 areas, namely simulation modeling of public opinion communication, big data-based communication modes of Weibo public opinions, an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volutions of emergencies, public hotspots and group incidents respectively. It also finds that there exist problems such as inadequate research concerning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pread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s, and inadequate research of the public opinions in WeChat and mobile Internet environment. Besides, the spread and evolution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s in the mobile environment and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 emotional cognition on network public opinion transmission are found to be potential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s.

Key words: network public opinions; co-word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strategic coordinates